



汉唐文学研赏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荣休纪念文丛

杨明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唐文學研賞集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榮休紀念文叢

楊明卷

楊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文学研赏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杨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25-5441-6

I. 汉… II. 杨…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③古典文学-文学欣赏-中国-汉代④古典文学-文学欣赏-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2668号

汉唐文学研赏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 杨 明卷
杨 明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cwen.cc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54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5325-5441-6/I·2150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辨 思 编

曹丕文气说考	3
--------------	---

《文心雕龙》是以儒学为指导吗？	
-----------------	--

——谈刘勰文学思想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的重大区别	14
-------------------------------	----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解	38
------------------------	----

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	
------------------	--

——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	48
-------------------	----

《文心雕龙》注释商榷	60
------------------	----

《文选》注的文学批评	83
------------------	----

六朝唐五代文论注释拾补	94
-------------------	----

言志与缘情辨	109
--------------	-----

“兴象”释义	133
--------------	-----

是谁梦见了巫山神女	
-----------	--

——关于宋玉《神女赋》的异文	172
----------------------	-----

读陆机的《演连珠》	185
-----------------	-----

山川如剡县	
-------	--

——从李白忆剡中谈起	210
------------------	-----

介绍几首有关河湟的诗歌·····	218
“宛转相承”:骈文文句的一种接续方式·····	224

鉴 赏 编

桓帝初天下童谣(无名氏)·····	245
长歌行(晋陆机)·····	248
饮马长城窟行(晋陆机)·····	251
门有车马客行(晋陆机)·····	254
猛虎行(晋陆机)·····	257
挽歌(晋陆机)·····	260
拟明月何皎皎(晋陆机)·····	263
招隐(晋陆机)·····	266
陇上为陈安歌(无名氏)·····	269
白紵舞歌诗(无名氏)·····	271
陇头歌(无名氏)·····	274
游黄蘗山(梁江淹)·····	276
和湘东王横吹曲·折杨柳(梁萧纲)·····	278
蜀道难(梁萧纲)·····	280
乌栖曲(梁萧纲)·····	281
江南弄·采莲曲(梁萧纲)·····	283
和人爱妾换马(梁萧纲)·····	285
春江曲(梁萧纲)·····	288
戏赠丽人(梁萧纲)·····	290
赋得入阶雨(梁萧纲)·····	292
燕歌行(梁萧绎)·····	294
春别应令(梁萧绎)·····	297
山中杂诗(梁吴均)·····	299

酬范记室云(梁何逊)	301
与胡兴安夜别(梁何逊)	303
相送(梁何逊)	305
咏早梅(梁何逊)	307
晚出新亭(陈阴铿)	310
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	312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	318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唐岑参)	320
送邢台州济(唐皎然)	322
粤自居寒山(唐寒山)	324
田家行(唐王建)	326
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 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唐韩愈)	329
古意(唐韩愈)	332

四言古体 乐府新篇

——曹操《短歌行》、乐府歌辞《独漉篇》和李白《独漉篇》 ...	334
新婚离别何匆匆 百折柔肠情难诉	
——古诗《冉冉孤生竹》和杜甫《新婚别》	341
崇岳名山入望中 高人贤士邈难逢	
——杜甫《望岳》、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347
胸中郁奇气 喷作不平鸣	
——李白《赠何七判官昌浩》和韩愈《秋怀诗》	353
千古风流诗与酒	
——李白《将进酒》、《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李贺《将进酒》和陆游《长歌行》	359

豪气长歌咏自然 雄奇山水入诗篇

——韩愈《山石》、苏轼《游金山寺》和《百步洪》 368

闲情赋(晋陶渊明) 377

草木颂序(梁江淹) 383

袁友人传(梁江淹) 385

棋品序(梁沈约) 387

自序(梁王筠) 389

答谢中书书(梁陶弘景) 391

与宋元思书(梁吴均) 393

送橘启(梁刘峻) 395

与张缅弟缵书(梁萧统) 397

与湘东王令悼王规(梁萧纲) 399

与周弘让书(北周王褒) 401

自叙(陈江总) 403

附录

读书之乐何如 春风秋月莫蹉跎——翁森《四时读书乐》 ... 405

极乐寺纪游(明袁宗道) 411

虎丘记(明袁宏道) 413

满井游记(明袁宏道) 415

西湖(明袁宏道) 417

夏梅说(明钟惺) 419

西湖七月半(明张岱) 421

湖心亭看雪(明张岱) 423

著述要目(1978—2008) 425

后记 431

辨 思 编



曹丕文气说考

以“气”论文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重要内容,《与吴质书》也以“气”评论作家,对于后世影响很大。但曹丕语焉不详,因此究竟应如何理解他所说的“气”,至今众说纷纭。例如,曹丕为什么会用“气”来评述作家作品,“气”到底是就作家而言还是就作品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如何解释等问题,都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着重征引曹丕以前以及曹丕同时代人使用“气”这一概念的例子,加以比较归纳,这样或许有助于对《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的理解。

以“气”论文固然始于曹丕,但这绝不是偶然的、突然发生的事情。先秦以来,人们早已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等等各种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气”是人们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管子·内业》说气能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庄子·知北游》也说“通下一气耳”,都认为万物是由“气”所构成的。两汉魏晋时代人们继承了此种看法,提出元气剖判而生成天地、化生万物的观点。《说文解字》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广雅·释天》云:“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为万物。”可以代表汉魏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人们认为气的作用极为广泛,所谓“天

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时五行，鬼神人民，亿兆丑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潜夫论·德化》）。

人既是天地间一物，当然也与气密切攸关。用“气”来解释人体，也早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管子·心术下》云：“气者，身之充也。”《庄子·知北游》认为生命即是气，气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吕氏春秋》则用气来解释人体的病理现象。在汉代，气的观念已应用于医学理论。这些都还是用气来说明人的生理现象的，所说人体之气可以认为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在古人看来，人的心理、意识、性格、才能等精神方面的因素，是与其生理状态密切相关的。他们感到了物质性的东西与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相互转化，但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们还不能对此作出十分合理的解释，甚至有时混淆了物质与精神的界线。例如《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充不美，则心不得。”意谓若充实于身体的气邪恶不美，则心思昏乱，不得其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认为人的情感生于自然界的气。于是“气”又被用来解释精神方面的现象。例如孟子“养气”之说中的“气”，便是指基于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合理性的坚定自信而产生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又《荀子·修身》提出“治气养心”之说：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僇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悖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

既然荀子用“治气”来概括以下诸项，可见他认为“血气刚强”、“知虑渐深”等性格、品质特征都与气有关。汉人便明确地说，人的品质等等均由禀受的气所决定。《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言人性，说人兼有“仁”、“贪”二气，故有仁、贪之性。王充则说禀“天气”多者，便是道德纯厚的

圣贤；禀“天气”少者，便是不肖之人；禀“仁气”薄者，则残忍暴戾；禀“勇气”厚者，则猛烈而无义。他还认为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才能，之所以有贫富贵贱之别，也都是由于禀气不同所致（见《论衡》之《自然》、《吉验》、《命义》等篇）。王充已明确提出人所禀受的气有种种不同。这实在是汉人普遍的看法。汉代人还用土地之气来解释各地人民性质风气之不同。《淮南子·地形训》已有“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之说。《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至李巡注《尔雅》，便系统地用九州之气不同来说明各地人民的性质差异（见《尔雅·释地》邢昺疏引及《公羊传》庄公十年疏引）。汉末魏初任昉的《道论》又用五行之气解释人们气质的多样性：“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

“气”既被用来一般地说明人体的生理以至精神现象，那么很自然地，在评价、称道具体人物时，也就使用了“气”这一概念。现枚举汉末、三国时代以“气”说明人的气质、才能的若干例子如下：

（扬雄）受气纯和，韬真含道，通敏睿达，钩深致远，建立《玄经》……与圣人同趣。（陆绩《述玄》）

（胡根）应气淑灵，实有令仪，而气如莹。（蔡邕《童幼胡根碑》）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徐幹）含元休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严隐）禀气清纯。（蔡洪《与刺史周俊书》）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曹丕《周成汉昭论》）

（孙虑）气志休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京州刺史魏元丕碑》）

以上诸例所谓纯和之气、淑灵之气、玄妙之气、清明之气、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唯不世之主……有坚刚不移之气。（仲长统《昌言》）

无乃李广之气，循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余愤乎。（孔融《遗张紘书》）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强）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载卢钦所著书）

以上所谓坚刚之气、忠烈之气、沉勇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或性格。其他如《列异传》记蒋济儿托梦事，云“侯（指蒋济）气强，难感悟”，指蒋济性格固执。（《孔子家语·好生》：“孔子谓子路曰：君子而强气，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气，则刑戮荐臻。”“强气”亦指性格执拗。）又杨戏《季汉辅臣赞》称庞士元“军师美至，雅气晔晔”，系赞美人物高雅美好的风范。又韦昭等《吴书》称虞翻“少好学，有高气”，指超迈不群的性格。还有，刘桢称孔融“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文心雕龙·风骨》引），认为孔融长于为文是由于他稟有异于常人的“气”的缘故，刘桢以为“气”能决定人的写作才能。伏义《与阮籍书》：“或谓吾子英才秀发，邈与世玄，而经纬之气有蹇缺矣。”“若居其劳而不知病其事，则经纬之气乏矣。”“经纬之气”当包括处理实际事务的资质、才能。《三国志·任城王传》：“任城王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将领之气”指担任将领的资质、才能。（嵇康《明胆论》说：“明、胆异气，不能相生。”认为人的见识判断能力和决断能力是分别稟受了不同的气而产生的，“气”亦包含能力而言。）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知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便已用“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也用来说明人体。说明人体时，既有从物质、生理角

度加以说明的,也有偏于从精神方面说明的。到了汉代,用“气”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的说法更为广泛、普遍。至汉末三国时代,在评价、称述具体人物时也使用“气”的概念了。此点颇为重要。不难看出,《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述作家与此关系密切。至于当时评述人物时所用的“气”的具体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可以指道德品质、性格、智慧、才能等各个方面。

此外还有用“气”来说明、形容“乐”的。先秦、汉代典籍中言及乐的作用和影响时,常常说乐对人体之气甚至天地之气发生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气”来说明乐的本身。《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论乐的诸种因素,其一即为“气”。《礼记·乐记》说先王制乐,“合生气之和”,是说乐包含了天地间阴阳之和气。又说:“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阳、阴、刚气、柔气均指乐的声律节奏而言(据《礼记训纂》引方苞说)。又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三者,志、声、容也。乐气,诗、歌、舞也。”)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有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又曹植《赠丁廙》云:“秦筝发西气。”其“气”兼指秦地土地人民之“气”和乐声之“气”。为什么以“气”言乐?可能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演奏音乐必须用律管来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又歌唱发声还与人体之气有关。而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可以理解为是就这三者的统一体而言的,上引《史记正义》正作此解。它既包含音声的宫商节奏,也还可以包含诗歌

在内。因此“乐气”与诗文之“气”不是毫无关系的。

还有以“气”形容言辞的。《论语·泰伯》云：“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后来《韩诗外传》卷九有“辞气甚隘”、“辞气鄙俗”之语。《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謦謦，罔不惟忠”。同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三国志·魏书·臧洪传》又言臧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謦謦”、“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的风格，这风格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语气、态度等合成的给予听者的一种总的印象。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东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又孔融称祢衡“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荐祢衡表》），也是就听者所获得的总印象而言，是指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概。用“气”形容言辞，与用“气”形容文章，可以说是相当接近的。此外，《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还曾指出，可由人们言语声音之异，从而辨别其所禀之气的不同。其言曰：“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这就触及到人的言辞与其性格、气质（“心气”）之间的联系，是颇值得注意的。

综上所述，在曹丕的时代，人们用“气”来评述人物，还用“气”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丕又进而用“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评述作家。人们用“气”评述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指人物、乐或言辞给人的一种总的印象、感受。曹丕以“气”论文时，也是指文章总的风貌、给读者的总的印象，近似于今日所谓风格。当曹丕说某作家具有某种气时，当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给人的感受是一致的，都可以用某种简括的词语予以概括。注意到文章的个人风格，并感觉到此种风格与作家气质之间具有联系，这是曹丕论文超出前人之处。这与下列两种情况有关：一是建安时代的

文学创作注重抒写作者的个人情感,因而可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色彩;二是汉末以来人物评论风气盛行,因而人物的个性特点、独特风范受到了较多的注意。另外,曹丕以“气”论文也包含用“气”来解释作家创作才能的内容。关于此点下文再详论。总之,《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所谓“气”,兼指作品风貌和作家才性两方面,它与当时流行的关于才性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与曹丕同时的刘邵,写作了探讨人物才性的专书《人物志》。魏代傅嘏、李丰、钟会、王广集中讨论了才性的同异离合问题。其时袁准亦著《才性论》,明确地以“气”解释才性的美恶。曹丕以“气”论文,正是当时盛行的才性问题的探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

现在先对曹丕以“气”论作家的话略加诠释:

“徐幹时有齐气”。李善认为“齐气”指“文体舒缓”而言。有的研究者表示怀疑,或以为“齐”字是訛字,或以为“齐气”别有解释,并非文体舒缓之意。我们认为李善所注不误。因为上文已说明,汉人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即某地人民的质性系由该处土地之“气”所决定。汉人又观察到齐地人民风气舒缓,关于此点,研究者已举出过不少例子。徐幹正是齐人。因此曹丕之意当是说徐幹文章风格时有舒缓之累,而这正是作者性格的表现。《汉书·地理志》说:“(其土)舒缓阔达而足智。”又说:“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嘯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实际上已将土地之气、人民之性、文章之体三者联系起来。所举齐诗多用虚词而语气舒缓,但那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并非说凡舒缓之体都是多用虚词的。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也是就其总的风格舒缓而言,并不是说他多用虚词。

“孔融体气高妙”。这里“体气”也就是“气质”的意思。如《论衡·无形》:“体气与形骸相抱”,可见“体气”在内,“形骸”在外,两者相对而言,“体气”即“形骸”内包含的“气”。嵇康《养生论》:“(君子)体气和平。”姚信《士纬》:“陈仲举体气高烈。”(《世说新语·品藻》注

引)“体气”都是“气”的意思。所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与刘桢所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意思相近,谓孔融有度越常人之气,故其为文章,亦为他人所不可及。这里的“气”,兼指孔融的才性和其文章的高妙风格而言。

“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逸气,指不受拘束、俊逸奔放的风格。遒,尽也。曹丕认为刘桢诗文有奔逸之气,只是尚未尽致。

王粲“体弱,不足起其文”。上文说“体气”即“气”;若单言“体”或言“体质”、“体性”也往往是指气质、性格而言,与单言“气”意思相近。如杨修《答曹植书》说曹植“体通性达”,“体通”、“性达”意思相近,都指资质聪慧,明达事理。又如《孔子家语·好生》:“介冑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然也。”体猛即有猛气。又薛综《让选曹尚书表荐顾谭》:“谭心精体密。”(《三国志·吴书·顾谭传》)“体密”,谓性格缜密。又华覈《表荐陆祗》:“祗体质方刚。”(同上《陆凯传》)张揖《上广雅表》:“臣揖体质蒙蔽。”“体质”均指性气而言。《文选》李善注也说:“气弱谓之体弱。”“体弱”即禀气弱少之意,指文章风格不够生气蓬勃、强健有力。(《论衡·儒增》:“气乃力也。”)“不足起其文”,言文采斐然,而生气、劲健则不足。《文心雕龙·章表》有“气扬采飞”之语,文气盛壮辞采方能飞动;反之,“气弱”则不足以使其文采飞动了。后来钟嵘《诗品》称王粲“文秀质羸”,也正与曹丕的意思相近。

从曹丕的批评徐幹“时有齐气”和王粲“体弱”、应瑒“不壮”以及赞美刘桢“壮”、“有逸气”看来,他崇尚的是壮大有力的风格。建安时代的作者,由于感念世乱,渴望建功立业,故其作品激情回荡,大多慷慨任气,劲健有力。曹丕的好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创作状况有密切关系。

《典论·论文》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此诸家的解释也颇有歧异。南朝时,陆厥《答沈约书》以为这是指音律的清浊而言,其说不确。现代有的研究者认为其意思是指人们禀气有清浊,故而